



# 狐说

THE FOX TALE

白饭如霜 〇著

至真的亲情，绝世的爱恋

《龙族》作者江南作序推荐

国内都市奇幻领军作者 白饭如霜 最感人作品 《狐说》

不逊色《暮光之城》的爱情传奇 媲美《冰与火之歌》的超凡想象

一本会带给你惊喜的书 绝对值得珍藏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 狐说

THE FOX TALE

阿暖如霜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白饭如霜 2010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狐说 / 白饭如霜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10.12

ISBN 978-7-5313-3808-6

I. ①狐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3196 号

## 狐说

---

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

责任校对 陈 杰

封面设计 熊琮工作室

版式设计 冯晓驰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

---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[www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)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佳麟彩印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313-3808-6

定价:22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6215008



## 在十丈软红间“狐说”八道

文 / 江 南

饭饭这姑娘超能胡说八道的，有时候我很好奇她到底是因为写书所以胡说八道起来那么顺滑，还是因为要满足她胡说八道的快乐才写书。

我、饭饭和唐家三少结伴去海南玩，开笔会，一路上唐家三少都在跟她斗嘴，但是怎么斗也赢不了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饭饭眼珠子一转就能抛出什么段子来，有的机灵古怪，有的惊世骇俗。

但她有时也会很正经，表现出一个职业女性的素质水准来，和我们在小山上漫步时接听客户的电话，有条不紊，从容不迫，转瞬间事情解决了电话讲完了，她放下电话又开始胡说八道。

全团的人都喜欢饭饭，因为任何场合有饭饭在就不会冷清。好像她胡说八道永远不会烦，听她胡说八道的也不会烦，她的心里有个巨大的糖罐，里面有五颜六色的糖果，不同的香气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质感，玲珑也琳琅，你是她的朋友，她就打开那个糖罐与你分享，她叨叨不休的时候，你就像个生活在地巨大糖罐里的孩子，无忧无虑，如坐春风。

对于更多的人，也许没法亲耳去听饭饭胡说八道，那么就试着翻开这本书吧。

为这本书作序之前，忙忙碌碌终年无休，一直没得空翻开这本



书好好地读，前几天翻开了，读了一会儿就笑了，因为在字里行间又看到饭饭了。

写书的饭饭是个与人无害的妖精，竖着大大的狐狸尾巴，一脸狡黠地看着你，要看你听了她胡说八道之后欣欣然的笑容。

在幻想小说的创作圈子里，饭饭是个异数，她写书从不晦涩，不会犯很多人言不及物、流于文艺和形式的错儿；她也不流俗，她的书你可以刷刷刷读完一遍，隔几天再翻开看看，又读出新的趣味来，于是你被这个大尾巴狐狸讲的故事吊着一读再读，好像在那个糖罐子里一挖再挖，挖得越深，越是有被大狐狸藏起来的瑰丽的糖果。

于是读她的书成为一种简单而又深邃的快乐，每次读总有机灵的一笔，让你在翻过这一页前露出浅浅的微笑，

我喜欢她书里人物的利索，即便有时候伤感，却不彷徨，像是漂亮的怀着希望的都市女孩，也会伤心，可总是能快速治愈自己，蹦起来又踩上高跟鞋奔跑在街边玻璃幕墙下，虽然前路未必清晰，却会奔跑不止。

饭饭的胡说八道是在巨大城市里生活多年后积攒的生活智慧，也是饭饭自己的练达和聪明。

饭饭的世界永远都有解决问题之道，她的故事永远不会是形而上的死循环，看她轻轻松松地讲述一个人与非人的故事，在字里行间流淌着都市女孩某种特有的聪慧和练达，她在胡说八道里一颦一笑间感染她的读者们，眉间眼角跳荡着明丽的光。

读的人也该感觉到她的快乐和真诚而会心一笑吧？翻开这本书，冲一杯咖啡，享受一个下午久违的阅读时间，然后把这本书放在枕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书倾翻了……又有更多更多的瑰丽的糖果从书页间流淌出来。



【之一：狐爱】





## 楔子

我曾在这世界的一角，看过烈火焚烧秋日的高原。

高达数米的火焰，仿佛是上古巨人滴血的舌头，在枯黄的大地上，彷徨沉默，永无止境地卷过去。

无论是什么，都不能逃过沦为劫灰的命运，所过之处，天地如死。

那时候我坐在火焰的中心，看自己的身体在沸腾空气包围下软化成微粒，在有无中飘摇。在世间所经历过的那一切，我想此时都应当淡化成一个笑话，远远退避在时间的旷野里。无论悲伤喜悦，都不能独自享有一块自己的墓碑。

可是我错了。

三月十五日，凌晨。

伦敦道宁街博引大厦，全世界物业中最昂贵的所在，价格之高，





令人发指。二〇〇〇年全球大盗“道与术联合研究委员会”发布多项调查结果显示，此地位列知名盗贼们“我一生最想抢的十个地方”排行榜第一位，同时在“全球十大最值得抢的地方”榜单上亦表现卓越，与阿联酋七星酒店“阿拉伯之塔”交相辉映、并驾齐驱。在全世界失业率都一路走低的环境下，周边各保安公司竟然始终保持强劲的职业需求增长——由此可见，坐言起行的道上兄弟，可着实不少。

此时入夜已深，灯火犹明。尽职的保安在大堂中来来回回地巡游，忽然“咔”的一声轻响，巨大的玻璃门徐徐打开，一个穿着黑色长风衣的男子走进来。这人的容貌隐在阴影里，难以端详，唯一会引起注意的特别之处，是皮肤上泛出一层淡淡金色。保安迎上去，仔细察看，确认对方出示的是一张货真价实的贵宾级二十四小时特别通行证。于是点点头，按下客用电梯启动按钮，目送他身影消失。

这大厦里，日日穿行着日理万机、身家倾城的商业巨子。“OLDMONEY”豪富世家名下的基金会，也多有在此办公运作的，有人夜半赶回来处理急务并不鲜见，不过，这保安在此工作五年有多了，眼力出众，过目不忘，号称人肉摄像机，此时却完全不记得自己见过这个人。

电梯直上十九楼。热感应灯次第打开，那人走到走廊尽头一间巨大的会议室门口，停下来鞠了一躬。听到室内有个苍老的喑哑声音道：“秦礼到了，坐吧。”

谨慎地又鞠了一躬，来人方才走进进去，室内一切摆设俱无，唯独中心摆一张极大的黑色长桌，在暗黄灯光下沉沉的。两侧座无虚席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神情均肃然。气氛凝滞似一张玻璃纸，



舌尖一舔就破。

沉默。沉默。

沉默在空气中游离，一点点孵化出更多。终于长桌左面当头一人缓缓站起来，这男子穿米色的西服，低调而华贵，窄窄一张脸秀眉亮眼，他乌黑的头发仔仔细细抵在了耳后，一丝不乱，看得出来是个精细人。他低咳两声，将周围眼神齐齐吸引到自己身上，才开口说：“族之传承，理当遵从，我们秦氏一门，对此绝无异议。不过，家父前一年才去世，躯壳未腐，我必要谨慎守护，加上年来投资环境见好，祖宗产业价值高速膨胀，阿弟独力掌管，实在疲于奔命，无法分身。请长老会明示。”

所有偏向他的头颅又一股脑转了一百八十度，望到另一个方向去。在长桌的后面原来还坐了四个人。一字排开，暗色中看不清面目。其中一人微微点头，正要言语，他身旁同伴却把他手指一按，又静了下来。那男子等不到半点回应，也不着急，微微一笑坐下了。他身边坐的，正是适才漏夜赶回的那人，两人侧头，各自说了句什么。

须臾，右端中间一个女子声音破空而来，急促清脆，一连串响鞭炮似的说：“秦氏为族谋财，既然可以开脱，那白氏为家族征战四方，这一代男丁只得弃儿在世。此次行程，一发而惊四方，风波颇恶，万一他有什么好歹，白氏岂不是要灭门？”这女子隐在暗处，吹弹得破的一张脸，容颜娇弱，眼神却如寒星一般极为冷厉，一扫四围，大家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性急的，就起身去拨弄空调遥控器。

这两位发言的主要内容，听起来都不是很正面。其他人似乎不好应声，于是继续讪然下去，渐渐有鼾声在济济人头中传出来，长



桌后面位高权重的四位仁兄脸上多少有点不好看起来，于是开声问：“庄家姐妹呢？”

立刻有人答：“庄缺在芝加哥调解当地黑帮之间的大纷争，抽身不出来。秦礼赴会，余庄敛在阿拉伯独力进行中东诸国的优先投资公关，今晚揭标，已向长老会报备过了。”

那四人各叹口气，坐中间者慢腾腾道：“既如此踟躅，只得依祖例，白弃法力百年来始终精进，料无大碍。这一次的选命池之行，狄南美之伴，还是交给白氏吧。”

我有一种特异功能，就是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就地站下，开始打瞌睡。

要伪装成状态清醒而又不被干扰，非常需要一点儿戏剧表演的天赋。而根据我娘一巴掌打在头上的力度来看，我这辈子进攻娱乐圈的梦想已经可以休矣，何况加多两个硕大的白眼，“你发什么大头呆，前面那家名店在换季，赶紧去给我卡位。”

这位徐娘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向不远处的一家时装店，穿水绿色长裙，挽一只假得不能再假的名牌手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妈。

我想告诉她那家店绝非了不得，设计每况愈下，简直可说一无是处，绝不需要卡位那么隆重对待，但她的耳朵呈现瞬间封闭状态，两眼只顾发直。对于一个这么没出息的人，你能说什么？还是服从吧，服从吧。我哼着歌儿晃晃悠悠奔出去。远山初夏草木生长的销魂气味，游丝般穿行在熙熙攘攘间，偶尔的机会，就鲜活地进入我的鼻端。

同时，也有什么进入我的眼帘——一个我打破头都不会料到在



这里出现的人影，自对面而来，悠悠荡荡，似一无用心，但擦身而过的瞬间，手指按上我的臂膀。突然地，轻轻地，碰触过的一抹肌肤，瞬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红紫色，好似入西的那抹残阳，误认了故乡，铭记不去。

紫气东来。那人印章，如此颜色鲜明。

耳边有两个字轻轻呼唤，是我的名。

“南美。”

“南美。”

我多少年没听到过的声音，陌生得像一棵生在汉阳陵上的树，关于它的记忆似枯萎，濒死，不过挖出根来看，手指上还沾染得到一点点水色，竟仍然是活着的。

晚上，我娘兴致勃勃地展示完了她今日的斩获物后，觉得不够过瘾，于是找我众乐乐：“囡囡，来试这件蓝花裙子，你皮肤白，一定好看。”

我窝在沙发里，埋首看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，连眼皮都没抬：“那是围裙，你送给隔壁家阿姨做饭的。”

她很意外：“真的？”

拿到鼻子底下去，东闻西闻，好像她有特异功能，可以靠嗅觉分辨一件衣服的式样似的。

乘她研究着围裙，我侧了侧身，手往肩膀上被碰触过的地方一摸，果然有一阵焦雷似的灼热在心底滚过，验明紫印的正身，最后一丝侥幸烧灭了，我脸色微微一变。

这小动作居然没瞒过我家八婆，我简直怀疑她其实是埋藏在市



井间的绝顶武功高手，立刻过来探察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准确找到那条痕，十分夸张地倒抽一口凉气，在屋子里团团乱转找膏药创可贴云南白药洗洁精。懒得理她，我起身到阳台上去。灰蓝天色，中有明星，看来明天一定又是个好天。有人告诉我，极目最远的地方，合上眼帘再睁开，那颗第一时间进入你视线的星，就是你的守护星。

试验一下看。呸，那儿只有俩灯塔。我要灯塔来守护我吗？

胡思乱想一阵，忽然听到我妈在外头大吼一声：“囡囡，去开门。”

我没动。

已经听到了：那敲门声不紧不慢，不紧不慢。

每三声停一下。仿佛在等待，又仿佛在犹豫。

又是三下。

每一声，都像是要穿越门壁，砸到我心上。

妈妈的分贝数调整到环保局禁止标准，伴随着一只拖鞋，力度角度双绝，硬是从阳台门缝里玩了个飞去来的绝活，砸到我后脑勺上。妈的，她年轻时候怎么不去练飞镖？

不得已走出去。

里门打开。

隔着一扇安全门，不出所料，走廊上那人向我微微笑。手臂上的焰色痕迹，忽然如针刺一样疼痛起来。

我们两两对望着，周边世界犹如虚无，蒸腾飘摇。天地间只剩下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，定定笼罩我。

右手指轻轻画圈，化出蓝色幻影，无声无息冲破铁门，极速逸



出形成微蓝色的攻击圈，外面的人脸色一变，弯下腰去，猛然便惨叫一声：“浑蛋，你干吗要用蓝之祭祀诀？打到我鼻子了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：“白弃？你跑来我家做什么？我们两家这段时间是世仇，读过书吧？世仇什么意思知道吗？”

门口蹲着的那个家伙捂住脸，手指缝里露出两只眼睛，无比怨恨地瞪着我，听我一说，立即破口大骂起来：“浑蛋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呀，你长点记性好不好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四缺一，这个规定都已经取消了，给你送了简报没看吗，还是脑子进水……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好似真有这回事，至于他说的简报……我相信我近两年搬家次数实在频繁得太过分了……不期然我就有点歉疚。赶紧上前把他迎进房间，这当儿我那个没心肺的妈已经进卧室做面膜了，除非生死攸关，否则一个小时内，绝看不到她再次出现。

找点碘酒、棉花过来，要给他疗伤，被一把推出十米开外，几乎砸破我们家墙，这小子看看窗帘都拉上了，于是运一运气，老大一个脑袋猛然发出弹棉花那样的嗡嗡声，疯狂地转了几圈，跟一架自动陶器制作机似的，不久就变出另一副嘴脸来，清目朗眉，煞是俊秀，就是那俩睫毛比我家扫把还长，哗啦哗啦满地下扫土。要多漫画有多漫画。我好奇地看了他半天，问：“你怎么改性了？以前不喜欢帅哥的啊。”

白弃扭了扭脖子，白我一眼：“我在下面大堂按了半天门铃没反应，只好绕到后面打破一堵墙进来。估计被监视器拍下来了。改个好人样子免得麻烦。”

竟然只打破一堵墙？以我对这位世兄的了解，应该没有这么温柔才对。这么一想，脚下的地板便隐约有点颤抖，还有一种类似于



鬼哭狼嚎的喧哗传来。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去问白弃：“你说的墙壁是？”

他埋头不问世事，开了冰箱回来，已经开始吃我们家晚饭剩下的盐酥虾，睫毛拿两只衣服架子夹住了。听我问，便天真无邪地拿一只虾头对窗外指指：“喏，我就站在广场上，对你们大厦的外墙打了一掌啊。”

他话音还没落，我的惨叫声已经回荡起来，连忙抢入老娘的房间，她脸上白花花的，居然横在床上就睡着了。连被子带人一包，绑了一根铁蚕丝系在窗户上，径直往外一丢，空气中隐约听到她梦中的嘀咕声：“哎呀，起风了，囡囡，去关窗。”

万恶的地主婆，这份上还想着差遣我。

白弃何许人？族中八百年以来，号称斗商第一、智商无限低的不世奇才，无论我多么大惊小怪狗跳鸡飞，他还在安心吃虾子，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什么？你也不知道，哦，其实也没什么。不过就是白弃一掌之下，把大厦打塌了一边而已，那边是写字楼，没什么人在。可是一塌百塌，往事不堪回首，这力量波动传递过来，相邻的公寓楼怎么也没法子长治久安啊。

住这里的笨蛋，一旦出点问题又没有电梯，连走路都忘记怎么走。邻居一场，还是要去救一救的好。

赤手空拳，连鞋子都穿反，我冲出走廊去，果不其然，走廊上的灯全体都灭了，灰土弥漫，我住最高层，头上已经不时传来巨大的闷响，一层一层要塌了，等塌到某个高度，整个楼就会因为支撑结构被彻底破坏而哗啦一声，跟我昨天做得很不成功的那只豆渣蛋糕一样，万劫不复地瘫成一团。无论之前每平方米的租金贵到多么



离谱的地步，现在能值点钱的，也就是那些好不容易见到天日的钢筋了。

我团团乱转，白弃却把头伸出来问：“喂，你冰箱里为什么会放一坨屎粑粑？而且好像很香的样子。”他的手里，正抓着那团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豆渣蛋糕。

我气个倒仰：“小白，你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火烧眉毛，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他费力地扬了扬他的眉毛，非常狐疑地上望：“有火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”

想白氏掌握狐之兵权达一千三百年之久，老头子辛苦支撑，死都没时间死，最后终于盼到生了个儿子，结果是这个品种。苍天啊!!!

呼唤完这几句，我一把把小白揪过来：“喏，会聚气成胶不？”

一提到跟野蛮暴力有关的东西，这个家伙立刻腰背挺直，下巴傲慢地一抬，活像自己正在奥斯卡舞台上发表最佳修行者得奖感言一样，慢腾腾道：“聚气成胶者，雕虫小技也，我生有慧根……”

等他这一通法螺吹完，我们就不要救人了，改埋人吧。我拉住他的睫毛急走，到走廊尽头一脚把玻璃墙踢碎，白弃偌大一个身躯，呼啦一声就被甩了出去，一面大声指示：“上去看看哪个地方裂了，裂了就补补。”

一个小时以后，我和白弃站在了大厦下的小广场上，抬头看看，不错不错，造出了一左一右两座粘在一块的比萨斜塔，这个烂地方，建筑一座比一座没有创意，整改一下有利于社区文化发展。

白弃被灰呛得不爽，不过对自己一番努力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





的，指点着啧啧连声：“看看，那边角上的透明支撑效果，很前卫吧，再看这面墙，出现了大量的断裂纹路，表面却呈现光滑的胶状效果，将内部结构突显，后现代感十足。果然是高手之作啊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
这番话说出来，简直是晴天好多个霹雳，打得我眼睛发花：“小白，你对建筑居然有研究？”

他很诚实地摇摇头：“大约是上个月我爹逼我吃书吃急了，多吃了两本关于建筑的吧。那些词从我嘴里乱冒，我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

欣赏完毕，心情很好，忽然想起我妈好像还在空中吊着啊，顶梁骨上就走了真魂。看看四下无人，赶忙飞身跃起，沿着大厦玻璃外墙蹭蹭走了一圈，白弃眼尖，在下面喊了一嗓子提醒我：“在你头上，头上。”

果然，那只太婆寿司正不偏不倚吊在我上方，里面包的馅儿定力非凡，仍然睡得口水滴答。实在叫人佩服。

乘着还没引起旁人注意，我扛上老娘赶紧下地，遥遥对小白挥手：“回见回见。”眼前一花，他欺上来了，一只手粘在墙壁上，身子凌空摇摇摆摆的：“什么回见？扯半天忘记说正事了。我是来接你去选命池的，你是受命者啊。”

选命池。

狐山绝顶，天门七百年一开，为狐族降命。那一天，族中天地玄黄四大長老开坛祭祀，为族众祈福，选出受命者——那就是狐族下七百年的命运的决定者。

这短短两句话，诸多语焉不详，却动用了许多吓唬人的字眼，